

國學基本叢書

古書辨偽四種

宋 姚際恆 著
胡 應麟 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46

書叢本基學國

種四僞辨書古

著麟應胡濂宋
述崔恆際姚

行發館書印務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04503)

國學基本叢書
古書辨偽四種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國費

著者

姚際恆
宋應麟
胡應龍
崔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嘉齡)

目錄

諸子辯序	宋濂	一
諸子辯	宋濂	一
諸子辯跋	宋濂	二七
四部正譌引	胡應麟	二八
四部正譌上	胡應麟	二九
四部正譌中	胡應麟	四五
四部正譌下	胡應麟	六一
古今僞書考序	姚際恒	七七
古今僞書考	姚際恒	七八
考信錄提要卷上	崔述	一二一

古書辨僞四種

二

考信錄提要卷下……………崔述……一五一

古書辨僞四種

諸子辯 并序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鑿大道也。由或鑿大道也，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爲辯之？解惑也。

諸子一卷，楚鬻熊撰。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者。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宏，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記，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其稱昔者文王有問於諸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爲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子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旣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餘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物俱喪，其果

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申、韓、軼、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軼、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文總曰：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

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賈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未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做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錄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鉞。」李暹曰：「姓辛，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駟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

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妍。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譌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裏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僞，以爲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爲名。蓋徐戴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士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爲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歎曰：「是僞書也，勦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僞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

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且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爲何說也。

鄧析子三卷，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黻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勃厲，全天札，執穿窬詐僞誅之，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爲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澀，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於郟，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後十一世，國并於溫。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爲畿內小國。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溫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顧併於河內之溫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勦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整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爲僞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澀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僞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驪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

而誤爲鄭爾。其說要爲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萃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爲我之意多，疑卽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心說乎？「覲旋之潘」，合作番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雖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醢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迴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爲樂說。

乎？「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尙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爲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燾哀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不知者直謂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爲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

弔湘賦而難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爲黃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澀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誥，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爲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營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誤矣。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

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蓄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淩厲，若承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培植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日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數敗，卒蹈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